

洪荒神尼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下嫁！”

“那是她自己的问题！”

“有心人”语音之中，微带愠怒的道：“当然，唯其你是冷面人，所以才会说出这等冷酷无情的话，你不会忘记旅邸医，你抱持过她，而且同处一室……”

“在下怀感恩之心救她，难道错了？”

“你没有错，但一个与人有过肌肤之亲的女子，难道可以再嫁她人？”

“江湖儿女，何须拘这小节？”

“那是因人而异，吴小眉死心眼在乎这小节，又当如何？”

这种话分明近于强词夺理，韩尚志为之啼笑皆非。

“有心人”振振有词的又道：“吴小眉并不见得配不上你，她父‘不老先生’，武林前辈奇人，亲口提出婚约，想不到你竟然拒绝，这对于她是如何大的打击，而且，她对你已是芳心许，在这种种原因之下，她才走上了近于疯狂的歧途，你说，是否有部分责任？”

“姑娘的意思是要强迫我去爱她？”

“她一点也不值得你爱？她的痴情一丝一毫也不能感动你的？”

韩尚志不由默然。

前此的一段时期中，在人的意识里，对女人有强烈的憎恨，方慧与他之间的一段奇妙的感情，打开了他的心扉，他第一爱上一个女人，他的感情，在微妙结合下，献给了她。

对于吴小眉，虽然他不以对其他女人的同样态度对待她，但谈不上爱。

现在，他的脑海里从吴小眉救他时起，直到半个时辰前为止的往事，一幕一幕的重温了一遍。

天下的任何事情，当你专心去体察时，会发现许多平时被

忽略了的地方。

他不否认吴小眉的人才武功，俱属上乘。

尤其，她的一片痴情，经“有心人”一提，顿从若隐若现而趋于明朗化。

一丝歉疚之念，油然而生。

但，随即被另一个念头所取代，当下冷冷的道：“姑娘大概还记得东方慧其人吧？”

“有心人”似乎一震，道：“记得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瞒姑娘说，在下的一颗心，已被她带走！”

“家母曾经忠告你，你与东方慧之间如果勉强结合，将会发生悲剧！”

韩尚志惨然一笑道：“悲剧也许已经形成，但在下并不后悔！”

“已经形成，什么意思？”

韩尚志犹豫了片刻，终于据实说道：“在下与‘血骷髅’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因江湖又出现了一个‘血骷髅’，一真一假，不知谁是真正的仇家，遂与东方慧相约，由她回‘鬼堡’察明真相，如果在下的仇家不是‘鬼堡主人’，她便出堡相见，如果是的话……”

韩尚志话锋一顿，面现怆然之色。

“有心人”轻声一笑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她结束自己的生命！”

“所以你认为她已经死了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她决不会死！”

韩尚志不由一震，忖道：“有心人母女，行事神鬼莫测，她说这话，必有所本，决非信口开河！”当下讶异万分的道：“姑娘为什么断定她决不会死？”

“这个……暂难相告，反正你有‘鬼堡’之行，届时一切自知，不过我再忠告你一次，希望你慧剑斩情丝，收抬起对东方慧的爱，否则悲剧势所难免。”

韩尚志一怔神之后，苦笑一声道：“情和仇固然是两个极端，但仍然可以并存，真正的爱，不在形式上的结合！”

“问题不在这里！”

“那就是说另有原因而导致悲剧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这话令在下莫测高深？”

“有一天你会知道的，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，并非故作神秘，现在言归正传，你应该立即去援救吴小眉姑娘！迟恐生变！”

“姑娘既然发现她被‘卧虎山庄’所擒，何不把她救下来，而要……”

“这当然有原因！”

“愿闻其祥？”

“卧虎山庄饲有无数藏边巨獒，爪牙均含剧毒，你本身具有克毒之能，所以此事别人不易办到！”

其实“有心人”是受了她母亲‘失魂人’指示，故意作了这样的安排，不然郝通天挟吴小眉返庄之时，所带獒犬已死亡殆尽，凭“有心人”的身手，要救下吴小眉，并不是办不到的事，何必多费周章。

韩尚志低头沉思了片刻道：“恕在下无能为力！”

“你不愿意救她？”

“我不能去救一个有杀人狂的凶手！”

“以后她不会再杀人了，这个我可以担保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在下身负重伤，恐怕……”

“这容易之极，我这里有本门灵丹，效验如神，以你的功力根基而论，服下之后，半盏茶的时间，足可恢复全部功力！”

说着，不待韩尚志答话，忙取了一粒龙眼大的药丸，递了过去。

韩尚志无可奈何的接到手里，道：“看在贤母女的份上，在下走上一遭！”

随说随把药丸纳入口中，就道旁树后盘膝跌坐，运功疗伤。

这药丸果然不同凡响，较之“混世魔王”所练的“归元金丹”略无逊色。

半盏热茶工夫，韩尚志神采焕发，一跃而起。

“有心人”指点了“卧虎山庄”的位置所在之后，道：“救人如救火，你可以走了，我们或许会再见！”

说完自顾自的飘身而去。

韩尚志摇头一声叹息，也弹身奔向“卧虎山庄”。

卧虎山庄——

松柏成林，房舍连绵鳞次栉比，四周围以三丈高的石墙，房舍之后靠围墙的地方，两栋黑黝黝的石屋，前后重叠，每一栋石屋，各开了四道门，巨锁加栓。

其中，第一排石屋第三道门虚掩，传出阵阵阴残的笑声。

这时，一个壮汉，匆匆来到第三道屋门之前，以手三叩门环，道：“启禀庄主，冷面人到访，来意似乎不善！”

伊呀一声，屋门开启，出现一个面目狞恶的黑袍老者。

他，正是“卧虎山庄”庄主郝通天。

屋内，吴小眉已濒临千钧一发之际，郝通天正要指挥巨獒对她施暴，经这壮汉一禀，急把狗拴好，现身出来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冷面人来访！”

“冷面人？”

“不错!”

“来意如何?”

“要见庄主面谈!”

郝通天老脸数变，他估不透这小煞星来访的目的何在，彼此既无恩怨，亦无瓜葛，心念几转之后，阴残的一笑道：“中堂秘室加强备用!”

那壮汉恭应一声，自去办理。

郝通天回顾缚在木架上的吴小眉道：“贱婢，容你再自在一刻!”

说完反手锁门，迳自走向前院客厅。

吴小眉穴道被制，但听觉未失，一听冷面人来庄，芳心在绝望之中，露出了一线曙光，心忖：“他莫非为自己而来？但想到自己此刻赤身露体的狼狈状况时，不由羞愤填膺，恨不能就此死去，也强煞出乘露丑。

一时之间，心如油煎。

郝通天一脚踏近大厅，果见一个俊美冷漠的少年，负手而立，四目交投下，使他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寒噤，那眼神，使人不敢逼视，当下强打一个哈哈，抱拳道：“少侠就是名动武林的冷面人?”

韩尚志冷冷的道：“不敢正是在下!”

“请坐奉茶!”

“不必了，阁下就是郝庄主?”

“老夫是，少侠光临庄有何见教?”

韩尚志剑眉一扬，：“一个叫吴小眉的姑娘，可在贵庄?”

说着，眼露锐芒，迫视着对方，静候答复。

郝通天内心不由一震，“冷面人”竟然是为了那杀子的贱婢而来，看样子瞒是瞒不了，好在自已已有准备，脸色微变之后，道：“不错，她在敝庄!”

“在下情商，请庄主放人？”

“这个，实难从命，她与老夫有杀子之仇！”

“令郎见色起见，这却难怪她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分明是她以美色诱杀我子，少侠既然知情，想来与吴小眉关系谅不寻常，这事少侠凭良心说句公道话，老夫该不该报仇？”

韩尚志不由为之语塞，一时之间，答不上话来，良久才道：“阁下准备如何对付她！”

“血债血还！”

“杀人尝命，何谓过份！”

“可是令郎见色起意，尾追吴姑娘不舍，实有取死之道。”

“你耳闻还是目见？”

“在下亲眼所见！”

※ ※ ※

“少侠之意，是不许老夫报杀子之仇？”

“阁下是用什么手段擒到吴小眉姑娘？”

“凭身手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郝大庄主，不是在下小视你，要凭光明正大的手段制服她，阁下绝对办不到！”

“少侠的意思是指老夫用不光明的手段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这个意思，在下并非阻止庄主替子报仇，但要公平的决斗而为，因为这件公案其曲不在一方！”

郝通天面上倏地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险残笑意，一拱手道：“少侠何妨请坐奉茶，待老夫亲自带进吴小眉姑娘，当少侠之面作个公平了断，就请少侠居中作证，如何？”

韩尚志虽因对方态度突然转变而生疑，但暗忖，凭你郝通

天，如果敢弄玄虚的话，我岂能放过你。

心念转处，微一颌首道：“使得！”

“如此少侠请稍待。”

“且慢！”

“少侠还有话说？”

韩尚志目光带煞，语冷如冰的道：“郝庄主，话说在头里，希望你不要耍什么花招，否则的话，告诉你，那后果是不堪想象的，在下说得做得！”

郝通天一怔之后，嘿嘿一笑道：“少侠你忒多疑了，老夫岂是口是心非之辈！”

说着，向厅门外高喝一声道：“吴宗，奉茶，并吩咐准备酒席！”

韩尚志一抬手道：“免了，在下事完即走，不敢叨扰！”

郝通天并不接口，点了点头道：“老夫去带吴小眉姑娘来！”话声中，人已转出屏风之后。

韩尚志不由疑云大起，吴小眉即已被制，何必亲自去带，同时偌大一个庄院，却不见什么人走动？

心念未已，一阵“隆！隆！”之声倏起，只觉整个厅屋，都在旋转，暗道一声：“这老狗施暗算！”当下不遑多想，弹身向厅门射去……

只这电光石火之间，厅门倏隐，四周登时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韩尚志急刹住势子，恨得钢牙咬碎。

接着，所立之地，迅快的往下沉落！

“锵！锵！”两响，下沉之势立止，运足目力看处，发觉已被困在一间地牢之中，四周上下，密不透风。

他这时深悔自己入庄之后，不当机立断，而拘于江湖礼教，结果落入圈套之中。

“卧虎山庄”既有这等机关布置，看来决非善地，庄主为人，可想而知，“有心人”的话不假，庄主父子，的确是积恶之徒无疑。

一时之间，不禁感到手足无措。

蓦然——

“格！格！”数声，壁间露出一道小门，极目望去，是一条长长的甬道。

韩尚志已然恨到极处，双掌蓄势而待，但久久并无动静。

犹豫了片刻之后，终于举步跨入那道小门之内，顺着通道缓缓朝前欺去。

三十丈之外，现出一列石阶，斜斜向上。

奇怪的是竟然不见半个人影，也不闻任何动静，地牢小门自启，决非无因，难道另有什么厉害诡谋，在等待着自己？

自己此来，乃是救吴小眉，想不到反而入了牢笼。

沿石级而上，头顶出现一道向上开的小门，一阵阵腥臊恶臭，扑鼻而来，中人欲呕，韩尚志不由心里发毛，这小门之内，又存着什么蹊跷？

但艺高胆大，他不顾一切跨步而入。

一阵低沉的咆哮声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韩尚志神目如电炬，在这漆黑的境地中，仍能清晰辨物。

这是一间方圆约三丈的黑屋，有门无窗，屋内两侧各有一个铁槛，栏内各关了五只牛犄般大小的怪物，眼射凶光，咧嘴毗牙，不停的低低咆哮。

韩尚志顿时想起，这必是齿爪均含剧毒的藏边獒犬无疑。

这巨獒确实惊人，单只那神态，比起虎豹，有过之无不及。从这黑屋的形势看来，他判断已到了地面之上。

“锵！”

韩尚志不由一惊，回首看处，通向地牢的那道小门，业已

关闭。

略一思忖之后，移步走向屋门，岂知用手一触之下，那门竟然是铁铸的，用力一扣，发出没滞重浊的回音，显然，这门的厚度至少在一尺左右，再用手触摸墙壁，同样也是生铁所铸。

登时一颗心顿往下沉，以他的功力，要想劈开这厚重的铁门，恐怕很难办到。

就在此刻——

铁壁之上，忽地启开一个头颅大小的圆洞，一阵叽叽怪笑，适时传来。

这笑声，正是发自“卧虎山庄”庄主郝通天之口。

韩尚志杀机大炽，正待出击……

郝通天笑声一停，阴恻恻的道：“冷面人，你被关入这铁屋樊舍之内，休想再存脱身之念……”

“住口，郝通天，你是自寻毁灭！”

“冷面人，如果此刻，老夫打开樊槛，哈哈哈哈哈，你将尸骨无存！”

韩尚志闻言之下不由心头巨震，寒气股股上冒，在这方圆三丈的铁屋之内，要和十头齿牙俱蕴剧毒的凶残樊犬搏斗，的确不易应付。

郝通天接着又得意的道：“冷面人，武林人把你当做一条龙，但老夫看你，只配当一顿狗餐，哈哈……”

韩尚志肝胆皆炸，暴喝道：“老匹夫，你不怕‘卧虎山庄’灰飞烟灭？”

“嘿嘿嘿嘿，小子，死在眼前，还发什么狂言！”

“你可以等着瞧！”

“不必等了，现在老夫先让你欣赏一幅活剧，你可以看你那心爱的贱婢，加倍偿付她的欠帐，然后，小子，你准备着一尝樊吻，现在，到这洞孔前来！”

韩尚志愤恨填膺的移身那洞孔之前，湊目一看——
登时面红气促，耳热心跳。

一个羊脂白玉也似的胴体，四仰八叉的缚在一个大字形的木架上，身无寸缕，妙相毕呈。

他有生以来，第一次看到一个女子的裸露胴体，一颗心几乎跳出嗓子来。

但当他看清了那裸女正是吴小眉之时，不由肝胆皆炸，目眦欲裂，厉声道：“老匹夫，你要把她怎么样？”

郝通天嘿嘿一声冷笑道：“不怎么样，她以美色诱杀我儿，现在叫她现眼现报！你看到了，这一对雄羹，哈哈哈哈哈，人狗交配……”

韩尚志刚牙咬得山响，他恨不能立刻把这阴残无人道的老匹夫劈成肉酱，但隔着一重尺厚的铁壁，使他徒唤奈何。

这真是一幕惨无人道的悲剧，一个黄花闺女，由两头畜生来蹂躏。

吴小眉穴道被制，耳能听，目能视，口不能言，她已听到了韩尚志的声音，芳心如割，比死还要难受万倍，但她欲死不得，急、愤、羞、恨交加之下，目眦尽裂，眼泪，顺眼角流下，面上的肌肉急剧的抽搐，把粉面扭曲成了一个怪形。

“老匹夫，你敢！”

韩尚志迸出了这一声厉喝，一掌劈向铁壁。

“轰！”的一声巨响，整座铁屋，被掌劲震得微微晃动，这一击之势，挟无边之愤怒而发，力道不下万钧，竟然使铁屋为之晃动。

郝通天也不由被这骇人听闻的内劲，震得面上变色，但转瞬又恢复阴残之态，道：“小子，你纵有通天激地之能，也无法改变你们的命运！”

“老匹夫，你只要敢动她一毫一发，‘卧虎山庄’将鸡犬不

留，片瓦难全！”

“小子，别狂吠了，你没有那样的机会了！”

韩尚志空自急怒欲狂，但却无计可施。

郝通天口中发出一阵阴森的冷笑，道：“小子，好戏上场了，这叫做无遮大会，巨獒摧花！”

话声，解脱了一头巨獒的锁链。

那头巨獒，剧地一阵搔抓之后，突地人立而起，口中狺狺作声，扑向吴小眉裸露的玉体……

眼看一场残忍绝伦而又不可入目的一幕，就要展开。

吴小眉的功力，得自“天都秘录”，而由她祖父“不老先生”亲传，在江湖中可算是超级高手，她之被擒，一半是与韩尚志厮拚而受了伤，真元大损，另一半是由于大意而被獒爪剧毒毒身，穴道被制之后，她一直试着以本身真元，自解穴道，无奈被制穴道太多，虽被撞开了几处，但仍无法使身体疾复自由。

另一头巨獒，呲牙咧咀，拚命的挣扎，像是无法忍耐。

危机千钧一发。

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——

那条扑向吴小眉的巨獒，突地惨哼一声，绷起八尺高下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摔回地面，鲜血如喷泉般射出，四脚一伸，登时毙命。

变生仓促，郝通天惊魂出窍，身不由自主的向后急退。

“嗤！嗤！”数缕指风，疾袭而至。

亏得郝通天这一退，无巧不巧的避过了急袭而来的锐利指风。

又是一声凄厉的狂哼，那几缕本来射向郝通天的指风，射中了另外一头尚未解脱锁链的巨獒，也告跟着倒毙。

郝通天惊魂稍定，他发觉那指风是由壁间圆孔射出，指风之强劲，生平未闻未视，当然除了“冷面人”之外，不会有第

二人，当下移身与洞孔平行的屋角，这样便不虞指风袭击，厉笑一声道：“小子，你够狠，但好戏仍要上演，老夫所饲獒犬近百头，死两只何足道，不过，你已经丧失了欣赏的资格，由你同时上演另一出！”

“卡！”的一声，圆孔封闭。

原来韩尚志一见危机一瞬，急中生智，以“洞金指”从圆孔之中射出，毙了两条巨獒，这是郝通天所未计及的事。

圆孔一关，韩尚志更形急燥，吴小眉的危极仍未解除，而自己又无法脱困。

突地——

身后起了阵“嘎嘎！”之声，回身一看，不由大惊失色，一边的铁槛门已然打开，五只壮如猛虎的巨獒，急窜出槛，各占了一个方位。

“汪！”

一只巨獒，利齿森森，电闪扑至。

韩尚志挪步换位，“洞金指”疾点而出。

惨叫声中，那巨獒应指而倒，但另外四只，却同时飞身闪扑。

室宽仅三丈，两只兽槛几乎占了一半，剩下的空间不大，闪避相当困难。

韩尚志疾展开“浮光掠影”身法，如幽灵鬼魅般的在四大攻扑之中穿隙游走，形势可就险象环生了。

那巨獒似久经训练，闪击进退，配合得极妙。

人獒在这丈余的空间里，展开了一场惊险的肉搏之战。

“汪！”一只巨獒，死于“洞金指”下。

几个照面之后，又有二头被掌劈碎狗头，尸横就地。

五獒死其四，只馀一头，不足虑了。

那剩下的一只，悍不畏死，仍狂扑不休。